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論白萩現代詩中的動物意象

作者:

鄭文凱。台中市立台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高三 3 班。

徐詠翔。台中市立台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高三 3 班。

指導老師:

廖悅琳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高一時意外地讀到了幾個新生代網路詩人的作品，皆是以較口語化的語境與意象呈現，便使我們深深地栽入現代詩的龐大世界之中；因為一開始接觸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較為淺顯易懂的，讓對於現代詩沒有特別研究的讀者，也能感受到詩的魅力及能量。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瞭解之後，知道了有關於各種在詩中所會運用的技巧，便想更加深入地探討在現代詩中經常運用的手法。

新詩的創作中，意象的運用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好壞，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包括如何精準的使用意象，以及多個意象並置產生的效果。而在眾多意象中，動物意象的運用是詩人常用的技巧之一，而白萩的詩作中，正有大量此類技巧是我們想瞭解的。為了更了解意象的使用以增進新詩的創作技巧，以及深入了解白萩這位詩壇巨擘的作品特色，我們決定研究白萩詩中的動物意象。

二、研究目的

探討白萩在其作品中使用動物意象的技巧，以及動物意象的使用對整首詩帶來的影響，藉此了解白萩的個人風格與特色，增進對新詩技法的認識以提升自身的創作能力。

三、研究方法

透過文本分析的方法來完成此次論文。閱讀白萩的詩集後找出與研究目的相關的詩作，再分別歸類，將每一首詩個別分述，找到相關處再加以統整論述。

貳、正文

一、白萩簡介

白萩，本名何錦榮，生於一九三七年，台中市人，早期曾經受過日本教育，光復後才開始學習中文。他自言，「大量寫作的開端是幼時經歷母親過世後」（白萩，1911），就讀初中時讀到了張自英《黎明集》與《骨隨裡的愛情》並受其啟發，開始了創作新詩之路。一九五四年起在藍星詩刊上大量投稿，隔年便以〈羅盤〉獲德中國文藝協會第一屆新詩獎，與林冷一同被譽為「天才詩人」。

白萩是少數跨足台灣戰後四大重要詩社的詩人，他早期曾加入紀弦所創辦的「現代詩社」，也曾參加過《藍星》詩社，甚至擔任過《創世紀》的編輯委員，並於一九六四年與詩人林亨泰共同創立了《笠》詩社，創作經歷相當豐富，他曾在《觀測意象》中提到，「**之所以參與這麼多詩刊，有一原因是我的作品量很多，單一詩刊無法負荷**」（白萩，1911），可見其創作能量之豐沛。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第一屆新詩獎、吳三連文藝獎等獎項。先後著有《蛾之死》、《風的薔薇》、《天空象徵》、《白萩詩選》、《香頌》、《詩廣場》、《風吹才感到樹的存在》、《自愛》、《觀測意象》及詩論集《現代詩散論》等。

二、動物意象

（一）昆蟲

1、蛾

他咬破了我的外部／不聽我的勸告／闖入了這個世界／他說：這個世界很溫暖
／這個世界很光明／不像我幽冷的內部／／有一夜，他又在蠟燭上／試著世界的溫暖
／卻被燒成灰燼／永不回來 〈蛾〉（白萩，1971）

在〈蛾〉一詩中，蛾這個角色以有點愚昧的姿態好似在追尋著什麼，詩人藉由外部、內部做了分隔，內部讓人與蛾的繭作聯想，而蛾破繭而出時對世界滿懷欣喜與期待，好似要去追尋什麼更遠大的理想，並且認為世界充斥光明與溫暖，不過最終詩人化用飛蛾撲火的行為，寫飛蛾最終被燭火燒死，就好像許多初出茅廬的人，總對世界抱有過大的期待，而忽略了其本身的危險性，甚至導致自己身處險境而不自知。

第二段飛蛾撲火而死的描寫正是本詩最巧妙的地方，詩人不用很激烈的言詞寫出撲火的過程與結果，而是淡淡的描寫蛾在蠟燭上停留，最終卻被燒成灰燼，甚至沒有描寫任何一點掙扎，彷彿飛蛾至死前那刻仍然對世界抱持著期待而沒有察覺自身處境，此種筆法為本詩增添了不少諷刺性，更能引人深思。另外在本詩中詩人以第一人稱敘述，此種筆法在白萩以動物意象為主的詩中是比較少見的，且詩人在此詩中與蛾是有互動的，詩人有意識的對蛾「勸告」，這樣的寫法更凸顯出蛾的愚昧。

我來了，一個光耀的靈魂／飛馳於這世界上／播散我孵育的新奇的詩的卵子／
但世界是一盞高燃的油燈／雖光明，卻是無情／啊阿，我竟在惡毒的燃燒中死去……
〈飛蛾〉（白萩，1971）

在〈飛蛾〉一詩中，蛾的出場跟上述的〈蛾〉一樣，以「一個光耀的靈魂」來形容蛾，可見是充滿希望與光明的，而詩的後半也同樣化用了飛蛾撲火，以後半段的慘烈與前段的期盼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道盡了世界的黑暗，也訴說了作者對整個社會的負面觀感。

跟上述的〈蛾〉不同，本詩的我就是蛾，以蛾的視角陳述，整首詩基本上是蛾的獨白，相對於前述的諷刺，此種筆法主要用意不是諷刺蛾，而是讓讀者跟著蛾的視角，體悟世界的黑暗面。

2、蜂

無奈地醒來，飛出巢穴／黎明猶未脫盡最後的褻衣／還在羞羞答答的時候／你要進入／或長或短的飄泊 〈蜂族〉（白萩，2012）

作為一隻工蜂，或者說供養整個家庭的一家之長，總是在黎明尚未到來之前離開蜂巢，只為了整個群體的生存，開始一整天的奮鬥，不知何時才得以歸巢。

老祖宗祇給你命一條／現在卻有五條要負責／前頭或有花圃開得／正香地勾引著／你卻恐懼地祇在徘徊 〈蜂族〉（白萩，2012）

背負著其他生命生計的壓力，使得在散發香甜氣味的花叢間來回飛舞穿梭，此種看似自在愉悅的活動，竟成了每日生活裡無法面對的恐懼。

男人要無奈地醒來，飛出巢穴／唉，恨不得祇停息在昨夜／現在，為今天的命五條／你得飛進今天裡 〈蜂族〉（白萩，2012）

即使留戀被褥中毫無壓力的夜晚，可被迫於生命的無奈，男人仍需跨越心中的不願與恐懼，為了生活的延續，認命地回到現實中，不斷地繼續奮鬥。

在本詩中，「蜂」時時刻刻辛勤奮鬥、在一個又一個的花叢中穿梭來回的形象，與現實社會裡為了生計打拼的男人不謀而合，的確是十分切合的一個意象；對於面對生存壓力的恐懼，詩人以「正香地勾引著／你卻恐懼地祇在徘徊」的對比來做為比喻，更加凸顯了迫於生計下，必須無止盡工作的悲苦，使

讀者心有戚戚焉，引發共鳴。

3、紅火蟻

飢餓是無底的深沉／一隻隻／一列列／急速地／從巢穴竄出／人民英雄碑下有
／百萬隻的螞蟻在騷動／推搬著看不見的／自由和民主／唉，古老中國的饑饉
…… 〈紅火蟻〉

螞蟻總是被理解為數量龐大、井然有序的群體動物，成群結隊地搬運著食糧，做為工人一般地辛勤工作；並且在統治者的掌控中，被漆上一層赤紅的色彩，彷彿在影射共產勢力的籠罩，勞苦的蟻群仍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地勞動著。

蟻群們本該搬運的，應是延續族群生命的食糧，可在此卻是推搬著「看不見的自由和民主」，只是一句虛假且空泛的口號，可一生只懂得辛勤付出的工蟻們如何能察覺？此種諷刺意味濃厚的表達，正是作者對於社會的控訴。

（二）鳥類

1、雁

上升的天空是逃離／下降的是波濤洶湧是沉淪／一線分開寄身的世界／留下你
在中間／無依地飄盪／午寢醒來／一隻雁追向水平線／你是一粒細微／在天空
之間／尋找今夜的歸處 〈一線〉（白萩，1991）

詩人常會將自身際遇，透過動物的意象寓意於其中。在廣大的天際中，比漫天的雲層更高的是無際的高空，在雲層之下的是蕩漾的大海，而這兩者之間，一隻孤身的雁獨自飛翔於其中，彷彿一道分隔線分開兩個生命的情景，令人不勝唏噓的是，本該在空中自由展翅的雁，卻只能在兩者之間徘徊、無處安身，如此地卑微無依，如此孤寂。

我們仍然活著。仍然要飛行／在無邊際的天空／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逗
著我們／活著。不斷地追逐／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 〈雁〉

追求理想的人生正如同無盡的飛行一般，面對生命，只要「活著」，總要奮力地去追尋；可嚮往的目標或夢想，卻只在於無邊際的天空、遙遠的地平線，彷彿現實對人們的捉弄，夢想感覺已近在眼前卻無法觸及。

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廣大虛無如一句不變的叮嚀／我們還是如祖先的翅膀。鼓在風上／繼續著一個意志陷入一個不完的美夢 〈雁〉

對於理想的追尋，宛如存於血脈之中，代代傳承下來，從祖先時天空便如此廣闊，而如今也一樣地飛翔在這片天空，訴說無論在任何時代，追尋夢想都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本能和渴望。

在黑色的大地與／奧藍而沒有底部的天空之間／前途祇是一條地平線／逗引著我們／我們將緩緩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夕陽不知不覺的冷去。仍然要飛行／繼續懸空在無際涯的中間孤獨如風中的一葉／而冷冷的雲翳／冷冷地注視著我們 〈雁〉（白萩，1971）

生為孤傲追風的雁，即便最終墜落如飄零的落葉，依然要無所畏懼地追求生命的理想；縱使懷抱遠大崇高的理想，可雁仍是一個渺小無依的堅毅個體，獨自地飛行在這個世界、現實中，如同那冷眼旁觀的雲翳，不帶有任何同情與憐憫。

在本詩中，「雁」無非是詩人的代言者，孤傲堅毅卻又渺小，替他訴說了身處的年代之中，對於生命理想的追求與無奈；作者以「天空」、「地平線」等簡單明瞭的意象構建出一個廣大無際的世界，作為夢想的「地平線」一直都在遙遠的彼方，有時彷彿觸手可及，但我們都知道永遠無法抵達。

然而，只要有力量足以揮動翅膀的一日，雁就不會停止飛行，日復一日地朝渴求的事物前進，直到失去力氣、生命，才緩緩地如落日般墜跌、死去，如此永無止境的追尋，正是雁的宿命。

2、金絲雀

把整個世界關在檻外／那是不可信賴的陌生人／充滿窺探的眼／竊聽的耳
〈金絲雀〉（白萩，1971）

在〈金絲雀〉一詩中，將人的情志投射在金絲雀上，特別的是，在一般平

常的認知中，金絲雀通常是被人類關在鳥籠中的，在本詩中卻是「把世界關在檻外」，可見是金絲雀自己有意隔絕世界，這裡作者巧妙的把場景分割成了兩個空間，一是金絲雀所處的檻內，也象徵了個人的內心世界；而檻外則指外部世界，金絲雀因某些原因拒絕接受外界的種種，但作者很巧妙的運用了籠子由欄杆構成的特性，即便看似隔絕了內外，卻仍能由外窺見內部，說明其實內外是難以完全分割的。

遺忘自己的存在吧／立在空隙地帶的一隅／將生命消磨吧／沒有遺憾地消磨吧
／（當天空洩下晨光／擊痛了翅膀） 〈金絲雀〉（白萩，1971）

第二節整首詩從旁觀的角度描寫金絲雀，看似與金絲雀對話，實則詮釋了金絲雀內心的獨白，而這個獨白的聲音以一種勸告的語氣，試圖說服金絲雀「遺忘自己的存在」、「沒有遺憾地消磨自己的生命」，與其說是種建議，更像是心靈的安慰，也就像是人在遭遇無法改變狀況或事實時，往往會出現的內心獨白，可以說是比較消極、孤芳自賞的，總之勸告自己往別的面向去想，某種程度上便是屈服於外在環境的惡劣，而放棄使之改變的可能，就是所謂的「看開」，然而一個真正看開的人是不需要藉由如此的獨白來說服自身，因此這段獨白反而充份表現出了內心不得志的掙扎。

此段最後括號中的兩句，對金絲雀的遺憾做了更深層的描寫，本該在天空中翱翔的金絲雀，如今卻困於牢籠中，而象徵自由的晨光此刻照在飛翔用的翅膀上，無疑是種諷刺，光照在翅膀上這樣看似無害的一件事，卻在心中留下痛擊。

不被信賴的生命／把歌唱給沒有人聽吧／把血一滴一滴地／從胸中釋放／唉，
我唯一的金絲雀／每日每日地啄掉翅膀的羽毛／每日每日用歌聲吐著血 〈金絲雀〉
（白萩，1971）

最後一段是全詩最悲痛之處，羽翼、歌聲等自由、美好的意象，卻找不到適當舞台發揮，無奈下只好獨自剝去這些引以為傲的事物，作者描寫金絲雀以近乎自殘的方式，一點一點啄下自己的羽翼，營造出驚悚的場面，其實背後更多的是對世界殘酷的悲憤、控訴。

3、鷺鷥

一顆星闖進黃昏裡／放哨，還見你／悠哉悠哉／獨自飛著你的天空／有時／順風一瀉／有時／逆流鼓翼 〈鷺鷥〉（白萩，2012）

日暮時分，在即將入夜的天空下，一隻自在的鷺鷥恣意地飛行，不介意風向的順逆，只是悠哉地鼓動翅膀，用力地享受著屬於自由的翱翔。

有時／對夕陽說一句／無關痛癢的輓詞／有時／落在大地／將頭伸進時間的水流／測度地球的冷暖 〈鷺鷥〉（白萩，2012）

對於周遭的其他事物似乎都不太去在意，對牠來說，日出日落彷彿都只是純粹的自然景象，無須過度在意，只需要無心的一句回應；而時間的流動也僅是不變中的一種變。

詩中的鷺鷥，在向晚的天空下，悠閒自在的翱翔，縱使有時並非乘風而起，卻依然能享受擁有一對羽翼的悠然，彷彿整個世界的紛擾都與他無關一般；或許這樣的意象正是詩人對於自身面對生活的願景，渴望能以超脫世俗的眼光看待紛亂的世界，只是靜靜感受生命的更迭流轉。

（三）其他

1、金魚

火的理想，被困於現實的冰冷的水／不能躍出這世俗殘酷的陷阱／可憐的被玩賞的金魚啊／吸不自由的空氣／缸的圓極窒息了直往的路向／為何不長對翅膀呢？可憐的魚啊 〈金魚〉

在〈金魚〉一詩中寫到，「火的理想，被軟困於現實的冰冷的水」，可見金魚的意象跟上述的金絲雀相似，都是把人的情志投射在動物意象上，這裡的金魚跟上述的金絲雀一樣，都是類似寵物的角色，被囚禁在某個空間裡，金絲雀被關在籠子裡，而金魚則是魚缸，其實就象徵了人類被關在現實社會中，而最後用「為何不長對翅膀呢？」的問句，道出了最極致的悲哀與無奈，長對翅膀脫離束縛，詩人用理所當然的語氣，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金魚無法長出翅膀，就像人類，生在世上也無法完全擺脫外界的種種壓迫，最終也只能像金魚一樣被困住。

2、貓

貓兒走在斑馬線／詩人在觀察／這是安全的／……／為了保障，貓兒／還是走著斑馬線，詩人／只眯眼觀察／帶著一本空白的詩集／這是安全的這是保障／

貓兒走著斑馬線過街 〈暗夜事件〉

在詩的一開始，有二個角色同時出現在場景中：貓兒、詩人、以及另一個隱藏的「作者」本身，做為一名說書人的角色，藉由全知的視角，引領讀者進入事件。貓兒正「守規矩」地走在斑馬線上，象徵著對於「法度準則」不假思索的信任。

突然／……／轉角處／闖出一部警車兇猛／輾過了斑馬線／輾過了走在斑馬線的貓兒／輾過了走在斑馬線的保障／輾過一聲淒叫／揚長而去／去而又回／詩人睜眼觀察／卻發現／一首詩肢體破碎／片片語言滴滴血／散在斑馬線上

〈暗夜事件〉

事件至此開始有了轉折：「斑馬線」遭到象徵公權力的「警車」無情地輾過，想當然爾走在斑馬線上的貓兒也難逃一劫，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作者在此便以這些淺顯易懂的意象，表達出一個看似荒誕卻在現實中不時發生的事件：奉公守法的人們，卻遭受法治準則的背叛與迫害。而當我們定睛一看，慘死在斑馬線上的被替換成了一首「破碎的詩」，正因有貓兒的犧牲，才成就了這首滴著血的詩。作者藉不同意象之間所構築成的故事情節，影射當時社會的荒誕不公，所蘊藏的批判意味濃厚，引人省思。

三、主題思想

(一) 個人情志

在〈雁〉一詩所要表達的情志，即是追逐自身夢想時的掙扎與執念。身處廣大無際的天空中，更使作者深感自我的渺小與孱弱，可無論如何的孤苦無依、週遭的環境多麼冷漠，都要堅持於自我的理想，即便為此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一線〉一詩中，天空與海洋的分界格外的明顯，將孤獨的身影侷限於其中，只能形單影隻地不斷揮動翅膀，沒有任何安身之處，隱含了作者對於自身處境艱困的悲歎。

在〈蛾〉中，以蛾不聽勸告、堅持向外尋求，最終死於火焰中，寄託了人最初對世界的美好信仰，以及外界種種真實的黑暗面，詩人透過前後反差，描寫人性的愚昧及外在世界險惡的一面；而在〈飛蛾〉中，飛蛾即是詩人本身的投射，描寫詩人對創作的追尋，並藉蛾被燒死，寫出受外界的打擊與挫敗。

在〈金魚〉和〈金絲雀〉中，兩者皆是作者自身的投射，也都是被困在某個空間，藉此寄託作者滿懷理想，卻困於外在環境的事實而無法一展抱負的苦痛。

在〈鷺鷥〉中，鷺鷥這個一項則呈現了作者較不同的心境及處世觀，相較於前述對理想的不得志，鷺鷥則寄託了作者教淡泊的思想，超脫了世俗而得到另一份寧靜。

（二）政治和社會思想

在〈蜂族〉一詩中，作者面對著生存壓力帶來的恐懼，只能無奈地接受妥協；肩上背負的重擔，使得他縱然想要逃避閃躲，卻也不得不承受生命的痛苦，為了家庭的生計，不畏辛勞地拚命奮鬥，透露出現實的無情與殘酷。

〈紅火蟻〉一詩闡述了時代動盪下，人民受統治者欺瞞操弄的悲哀，不可勝數的生命愚昧地為上位者效勞，可最終卻失去了本該擁有的權利，淪為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棋子。作者以諷刺的口吻加以控訴，期望喚起更多的醒悟。

而在〈暗夜事件〉中，象徵著「公權力」的警車，在做為國家法度的斑馬線上輾過了守法行進的貓兒，意欲批判當時社會氛圍下，國家公權的腐敗與荒唐。

參、結論

整體而言，白萩詩作中的動物意象往往表露出其人生中各個階段所深刻關切的事物，以及遭遇到的困境與磨難，將動物與其自身相似的行為或特徵彼此作連結，引起個人情感的投射與代入，無論是對當時社會壓抑的不滿忿恨抑或現實窘困下的無奈，白萩都運用詩的自由句式和恣意想像來排解抒發，透過此種方式，能更進一步地造成讀者共鳴，也就能更加清楚地傳達作者意欲表現的想法。

當然，白萩的作品中並不單單只運用上述幾種意象與創作的手法和理念，值得研究的例如像：每個意象在作品中被運用的頻率、在不同詩作中同種動物所代表的不同形象等等，在不同時期所創作的作品或許都隱含了他生命歷程當下的價值觀與偏好的寫作模式，此些異同都值得我們未來更加深遠地探討，

我們不僅能在現代詩中學習到分析解讀文本的能力、歸納段落意旨、以及理解文字語句運用的技巧與寫作者的別有用心；更加重要的，在對於一個詩人整體性創作歷程的研究過程中，也使我們往後不侷限於某位特定詩人在某段時程裡的創作，能以更加客觀的視野，多方地接觸不同風格的作品，並從中汲取

經驗，期許在未來能成為更加成熟的讀者與創作者。

肆、引註資料

白萩（1991）。觀測意象。臺中市：文化中心

白萩（2012）。响頌-白萩詩選（漢德對照版）。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白萩（1971）。白萩詩選。臺北市：三民出版社

蔡哲仁（2007）。白萩的詩與詩論。臺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

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詩廣場」討論紀實。2017年8月8日，取自
<http://faculty.ndhu.edu.tw/~e-poem/poemroad/bai-di/2005/11/23>